

綱鑑易知錄

漢

十四之五

113

537

9





413  
537  
9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四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武皇帝

綱目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

以天瑞紀元明發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

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

獲一角獸  
始以天瑞  
紀元



號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為名。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是紛紛不可勝舉。書曰。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

即位書元。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胡傳。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候日再中。見。行幸雍祠五時。見上卷。獲獸一角而

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疑麟。見四卷。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燒柴焚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名一元曰建。古

無年號。始建於二元。以長星日光。見上卷。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

殺。法。不朝。此書謀反。然則各有所歸矣。註音母朝。不

發蒙振落

卷二五。目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名

中郎伍被與謀反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稅丞相弘。公孫等。如發

蒙振落。發去物上之蒙。振落。耳。被自詣史告與安謀。如此。上使宗正治安。未至。安自到。諸所與謀反者。皆

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見十

九。賜治。賜自到死。綱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五



張騫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

烏孫于賓

匈奴

月晦日食綱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顯國復

事西南夷法書始者何謹辭也前書罷西夷矣於目初

張騫自月氏支○西域國在蔥嶺西還具為天子言

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入文

聲○著土地而有常居非畊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

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賓田于賓之西則水皆西

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

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

澤以東至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長城見八卷七南按羌隔漢道

康居奄蔡

大月氏

大夏

身毒

隔絕漢焉烏孫康居渠奄蔡名大月氏皆行國隨

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

在大夏時見邛竹杖出四川雅州榮經縣邛崃山

蜀布玉蘆布也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捐又毒篤○一名天

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竹音也其

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脩浮屠道不殺伐遂

以成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

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去大

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  
 義屬祝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見一卷致殊俗威德  
 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見上  
八發諫開離間敵使國之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  
 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乃復事西南  
 夷。

**綱**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公孫弘卒以李蔡為丞相

霍去病擊匈奴

張湯為御史大夫。**綱**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  
 敗之過焉煙支至祁連山而還。**法書**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譏深入

**也** **目**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票勁疾貌將萬騎出隴西見上擊

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陝西行都司千餘里斬

首虜獲甚眾夏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在

西行都司涼州衛一名天山斬首虜獲尤多益封五千

戶是時諸宿將皆不如去病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

大將軍矣。**綱**秋匈奴渾邪耶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

眾。**目**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除王渾邪休屠俱匈奴之屬為王者

號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名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

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以降漢



汲黯諫斬  
長安令

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贖。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見上卷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近也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休屠王太子日密。日密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密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密獨不敢。日密長八

作昆明池

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綱。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四郡地。朔方。今陝西寧夏衛。綱。作昆明池。日上將討昆明。西南夷國名。即滇國也。今雲南雲南府昆明縣。以昆明有滇。滇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在陝西西安府城西南。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綱。得神馬於

綱。監馬印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七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渥洼水中。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陝西

行都司沙州境內李斐曰南陽新野人暴利長屯田郡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上立樂府及得神馬次也撰述以為歌其辭中出一貢今天馬下霜赤汗今沫流赭騁容與今 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

汲黯諫誅賢才

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綱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民錢舟車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買爵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

綱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民錢舟車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買爵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

綱鑑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七



廣為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固有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固

言縣官用度大空。去聲請更耕錢造幣以贍用。時禁苑

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硯以

藻績。會五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

薦。藉也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雜鑄銀錫

一重八兩。圓之以象天。其文龍。二重差小。方之以象地。其文馬。三復小。摺之以象人。其文龜。摺音委。圓而長也。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見上卷於是齊大煮鹽。東郭咸陽。東郭復姓

南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古人子

鹽鐵官

三銖錢

白金三品

白鹿皮幣

私羊心計

利折秋毫

算緡錢

算舟車

以上式為中郎以下式輸財助邊

桑弘羊以心計。言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折

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去聲。占。隱度也。各

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為文簿送之官。率緡錢。買錢二千而一算。稅也。及有

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入緡錢。有能告

者。以其半與之。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咸指怨之。綱

以上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固初河南人。十式數。朔

輸財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

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

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



公孫弘斥  
卜式

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潘室陳氏曰啓豐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長星出西北  
衛霍擊匈奴

綱春有星孛于東北夏長星出西北綱遣衛青霍

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

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書自元光六年至是衛

霍凡八出綱目每謹書之志窮黷也今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司馬何譏也大司馬古夏官之

長也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

病皆為之無義謂甚矣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見

卷三 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見同 輕雷

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



去病出代郡

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青出定襄

見上卷

李廣為前

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

異其雞

為右將軍曹襄

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

乃自以精兵走

去聲

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

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

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誠以為

廣老數奇

雞命不偶也

母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

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

待會日且久大風起砂礫

力小石

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李廣數奇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

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遺感失道

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莫府

見七卷

對簿以文簿次

第一責之

廣謂其麾下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為用食其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去病出代

見上

右北平

今直隸永平府

二千餘里封

積土增

狼居胥山

在匈奴

中禪

去聲除地

於姑衍

匈奴

山登臨

登海邊

瀚海

大海名

在沙漠北

羣鳥

斬七萬



在安不背  
衛青

級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  
 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  
 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  
 去病獨任安不背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  
 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少府屬官  
 主膳齊平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穿  
 為營城作蹋見上卷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  
 鞠室也

愚忠詐忠

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  
 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沙漠無王庭穹廬前地若匈奴請和  
 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書也故不遣何使辱命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  
 丞相長史任敞昌上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  
 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  
 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  
 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



狄山乘障

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障。山中小城也。漢制每塞上要害處別築為城。因山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山自度鐸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東坡蘇氏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所甚難而人所甚欲聞。故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作色憑怒。致之於寇乎。故湯之遇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綱以義夷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先是甯成

乳虎

鷹擊

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產乳之。當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乘其不備。而一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豪猾而果敢一吏



冬月益展一月

少翁伏誅

文成將軍

十餘人。以為爪牙。縱使督盜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平冬月益展也。轉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以為能。擢為中尉。綱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法書。帝殺人多矣。無書伏誅者。惟少翁樂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之。世主亦可以鑒矣。綱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現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

帛書飯牛

五銖錢

以及黯為淮陽太守

容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返牛。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綱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李有罪。自殺。綱坐盜孝景園塋。見二十五卷地也。綱罷三銖錢。鑄五銖錢。綱以汲黯為淮陽太守。綱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太守。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思報也。病力力甚。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



得君臥治  
淮陽

遣使治郡  
國緡錢

楊可告緡  
錢

杜周治告  
緡

召君矣。言不久即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

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見二十二卷李息曰。黯棄

逐居郡。不得與。預朝廷議矣。後上使黯以諸侯相秩

居淮陽。十歲而卒。綱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

綱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綱遣使治郡國緡錢。

殺右內史義縱。上既下緡錢令。見上而尊卜式。見

上。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見上於是楊可時上告告

緡錢。見上縱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

告。杜周治之。少反。翻者。反平反也。見下三六分遣御史廷尉正。

監。即也。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

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皆破。民媮食。好衣。不

事畜業。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統率也吏捕其為可

使者。上以縱為廢格。閣。廢格。詔書。沮事。沮。敗成事。棄縱市。綱秋

九月。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書。卒。具

姓者尊。綱殺大農令顏異。發。顏異之死。特因對皮幣

有。功也。綱殺大農令顏異。明。許旨而張湯論以腹誅

其。視。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綱初。異。以。廉。直。至。九

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綱初。異。以。廉。直。至。九

卿。上。既。造。白。鹿。皮。幣。見上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

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見上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張湯以顏  
與反唇為  
腹誹

去聲。上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初令  
下。緡錢。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翻。唇。湯奏當異。見令  
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  
避。則。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致堂胡氏曰。周厲王監謗。秦禁偶語。其後又有  
妖言令。雖然。是猶或發於口。或筆於書。得以據  
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  
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入之道。必  
自聽言。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  
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手。人心難測。  
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  
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為  
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  
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

綱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如此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氣不得。  
以自伸。反。暗。昧。之。誅。暗。鳴。而。死。皆。湯。啓。之。也。  
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

綱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

青翟莊青翟下獄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

同。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

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

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

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

張湯佯驚  
張湯為吏  
摩足



張湯又伴  
驚  
固宜有

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變告者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意錢瘞埋也。埋錢於承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見知法見上卷二十。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伴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

起柏梁臺

作承露盤

三月大雪

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綱**春起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央宮闕內。以香柏為梁。故名。作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章宮內。神明臺上。**目**盤高二十丈。六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綱**以趙周為丞相。**綱**三月大雨。去聲。夏大水。人餓死。**綱**置均輸禁



置均輸

三官錢

郡國鑄錢。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日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自文帝五十年除盜鑄令，於是六十一年始禁。專令上林三官鑄。武帝置水衡都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是為上林三官。非三官錢不得行。綱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於是八年矣。書譏遠略也。

直張騫見上建言以厚幣招烏孫。見同上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渾邪，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則是斷短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見同上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天馬

徙函谷關於新安

上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俱見同上大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身毒于闐。同賓，俱見同上及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以城下有金泉，味如酒也。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後又分置武威郡。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大宛多善馬，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膊博音。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綱丁卯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在河南河南南，今河南府靈寶縣。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綱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發自算商車造皮幣，緡錢置均輸，紛



株送徒

紛興利不一而足。至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為色目以罔之爾。書之於冊。亦何所忠。諫大夫姓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等。愧哉。言世家子弟及富人鬪乃徵諸犯令相引數。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以亂百姓。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株送徒根本也。送引也。先至之人。命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本。入財者得補郎。贖罪買爵。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郎選衰矣。綱關東饑人相食。

綱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見十二卷。誰上。雁岸上高堆以形高。親祠之始。巡郡國至滎陽。起如人臂。雁故名。而還。法書始也。何綱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府滎陽縣。

封姬嘉為子南君

方士尚公

君。封姬嘉以奉周。綱春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法書也。以方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何。綱方士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見上卷。羨門。見八卷。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入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綱夏六月。汾陰。



汾陰得大鼎  
以倪寬為左內史

得大鼎。目迎至甘泉。見卷二十五薦之郊廟。羣臣皆賀。目以兒倪寬為左內史。目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今陝西西。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顛去聲。課試也。上功日最下功日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繩姜上屬。祝不絕。繩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者若繩索之相聯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綱以方士公孫卿為郎。目上幸雍。見

二卷九。且郊。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

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銅鑄鼎

於荆山。在河南府閩鄉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顛丹平

也。胡領下懸皮也。領頰鬚也。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

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上聲。妻

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綱遣使喻南越入朝。

綱已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卷二十五遂獵新秦中。

見八卷。以勒邊兵。綱立泰乙及五帝。見上卷十祠壇

於甘泉。見上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現。目是為泰時。自

泰時



上式請父子往死南越  
嘗酎舊爵

是三歲天子一郊見綱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綱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目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之綱賜上式爵關內侯目齊相上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綱九月嘗酎宙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法書自書喻南越入朝於是書呂於是書上式之侯於是書百有六人之奪爵帝心益擾擾矣綱目歷書之所戒遠略也目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

酎金

侯以令獻金助祭酎醇酒也漢制正月且作酒八月乃熟名日以獻宗廟武帝因九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少府省醒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命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綱以石慶為丞相目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綱欒大伏誅發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五利之類皆在所不目大裝治行為入海求其師乃赦是又帝之明斷也目大裝李也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



平南越置九郡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多不售酬也。無坐誣罔腰斬。

綱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

郡。曰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廣州府。蒼梧。今廣西

鬱林。今廣西。合浦。今廣東。交趾。九真。日南。今安南國

珠崖。今廣東。儋耳。今瓊州。郡。綱帝如緱氏。觀大人

跡。書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

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屬辭此事。曰公孫

帝之難悟甚矣。書觀始此。凡書觀皆譏也。曰公孫

卿言見仙人跡。緱氏河南府偃師縣南。城上。上親往

觀。問卿得毋效文成。見上。五利。見上。乎。卿曰。仙者非

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

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貫

名山神祠。以望幸焉。綱平西南夷。置五郡。曰平南夷

為牂牁。歌郡。今四川。夜郎。見上。卷十九。侯入朝。上以為

夜郎王。西夷冉駹。見上。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邛。見上。都為越。高。雖上。郡。今四川。笮。見上。都為沉黎

郡。今四川。黎。冉駹為汶。民。山郡。今四川。成。廣漢。今成

漢。西白馬。白馬地名。戰國時白馬氏。為武都郡。今陝

昌府。綱置張掖。敦。豚。煌。郡。曰分武威。酒泉。俱見上。地

平西南夷置五郡



置張掖敦煌郡

俱見十卷末

綱以上式為御史大夫

書前

上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下式為御史大夫帝之借式以感諷天下者極矣而天下莫應式遂以言事見疎踰年而有貶為太子太傅之

書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見上作鹽鐵見上

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

上式正言以邀名

帝自制封禪儀

致堂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議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聽者姑取節焉可也

也書議封禪禮也音唐書議封禪禮初司馬

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見上

乃令諸儒草封禪見八卷五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倪寬寬

曰封泰山禪梁父見同上昭姓考瑞諸侯有同姓異姓

氏也瑞信也以玉為信日瑞謂圭璧也考瑞即虞書所謂輯五瑞言徵集五等諸侯之瑞使之來朝也

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

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

文之盡罷諸儒不用



武帝勒兵  
巡邊

綱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目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行。白雲陽地名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歷五原漢郡故城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出長城見八卷七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命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而釋兵。綱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綱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去年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徙其民江淮閒。目上以閩地今福建省險阻數朔反覆終為後世患乃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

封禪

遂虛其地。綱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見八卷七而還五月至甘泉見上書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詳於三君若夫自春首至五月周回目正月幸緱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育也。目從官在山下聞若氏見上禮祭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益發船求蓬萊見上卷十。六及與方士求神仙四月還至奉高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封泰山封下有玉牒書鏤白玉之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緘以金繩圭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書祕明日禪泰山下陞山之基足日陞



東北肅然山。小山在泰山下。陞東北。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

封中。天子還坐明堂。在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羣臣上壽。

上酒日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

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

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曰。夫仙者得

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

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

須待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

東方朔諫求蓬萊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置平準

幹管之也。天下鹽鐵。命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

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互相灌輸。送之。置平準。官名。屬大

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並去聲。委積輸。送之物。積音忒。貴即賣之。

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也。侵取。大利。而萬物

不得騰踊。勇。至是巡狩所過。戈。賞賜用帛百餘萬匹。

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命吏得入粟

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

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當食租衣去稅而已。今弘羊命吏坐市列肆。販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卜式請惠  
乘弘羊

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遂昌尹氏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正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譚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

同時再字

綱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法書於是王朔言見

填星如瓜

日削之而書星孛再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深譏而帝之矯誣自見矣  
言候也推測獨見填星鎮星土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

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綱壬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上還祠泰乙見同上

以拜德星綱春如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畱宿數日無所

見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還

過祠泰山東泰山也其山卑小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南綱夏還臨塞

決河築宣防房宮初河決瓠胡子在直隸大名府開州二十

餘歲不塞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上自泰山還自臨

決河沉去聲白馬玉璧命羣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

築宣防宮



上。轅子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綱至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

縣立越祠。目越人勇之。也。名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

甌。見上卷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

百鬼而用雞上。越俗持綱作蜚。飛廉。桂觀。神禽也。身

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武帝以銅鑄像置通

觀上。因名蜚廉觀。桂觀。即桂宮。俱在長安城中。

天莖。恆臺。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

擊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都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

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索隱曰。漢晉並無莖字。

疑衍。發。武帝為求仙而脩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

也。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

之作。綱目皆書於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為求神仙者。

之戒。爾夫豈婦為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自公孫卿

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目公孫卿

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而候

神人。綱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恆○莖。救。明發。一獸。一馬。

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

之肆。赦播告之。脩。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

美之也。所以見其。註音獸。紀元見上一。綱早。法書。書。譏也。

怪誕之失。云爾。註音馬。作歌。見上五。綱早。法書。書。譏也。

芝下書。早。安。帝。書。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

目之意。註音安。帝。見二。目上以早為憂。公孫卿曰。黃帝

時封則天旱乾。干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天旱之意。其欲新。綱秋作明堂。卷九。於汶。問上。今

汶上。作明堂於汶上。綱鑑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二五

作蜚廉桂觀通大莖臺

甘泉產芝

作明堂於汶上



以杜周為廷尉

東兗州府

法文上非地矣書作明堂始此綱以杜周

為廷尉書法見上目周外寬內深次骨法深刻至骨

其治大放聲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見

卷十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

綱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去聲目雷大如馬頭綱

趙破奴擊樓蘭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

目樓蘭西域國名去陽關千六百里王姑師攻劫

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

虜樓蘭王遂破車師亦西域國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

俱見上之屬封破奴泥掘野名侯於是酒泉見同上列

亭望敵之障見上至玉門關名亦在沙州衛矣

綱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漢縣故城在河南開

封府西華縣侯衛青卒目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

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

賢者青曰招賢細同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

與預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綱初置刺史目冀幽并

兵充徐青揚荆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綱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域者目上以名臣文

初置刺史

綱監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二六



舉茂材異等詔

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  
馬或奔踶第○乘之即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  
謂被世而立功名夫泛同要音捧駕之馬言馬有逸  
也論也而託○跡落馳弛廢不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命

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綱丁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見上災綱春作

建章宮以柏梁臺故在綱夏五月造太初曆曆同以正

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月為歲首法書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造創始也自是  
氏建子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

時誠不易發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  
之常經也明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  
與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曆明時乃始以  
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繆一且始革武帝紛紛制  
作獨此最為有得綱日書而美目大中大夫公孫卿  
之此同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壺胡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見

兒寬請用夏正

卷二兒寬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

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土數定官名協音

律綱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法書武帝用兵多書

宛殺使者斯目漢使入西域言宛見上有善馬在貳

師城在國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

遣李廣利伐宛

綱蓋易知錄

卷一

漢武帝



貳師將軍

昔漢使怒攜金馬而去宛貴人名官令其東邊郁成宛大支王遮殺之於是上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微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

綱關東蝗起飛至敦煌見上書書蝗多矣未有書所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大蝗十六遠莫遠於至敦煌盛莫盛於飛蔽天火又不足言矣註音飛蔽十九卷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目溫舒少

王溫舒罪至五族

公孫賀不受相印

文居廷中惛惛不辨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文舞弄文法巧鑿請奏請行論行法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綱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目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曰我從是殆矣綱已卯三年秋雖陽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侯張昌有罪國除目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



之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見現侯纔四人，網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網之密也。網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書未有書大發兵，何下書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尚可謂之有功乎。諡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網庚辰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實云未侯。網秋

起明光宮。書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匈奴响鉤犁湖名單于死，弟且疽鞮低侯單于立，使使來獻，因欲因伐宛之威，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見十五卷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見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之稱，行杭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春秋大九世復讎



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蘇武使匈奴

**綱**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法**

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不。以張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還自匈奴則被留明矣。 **直**上嘉單

于之義遣蘇武。建之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

使衛律。青從弟子降匈奴。時為丁靈王。召武欲降之。武謂假吏常惠

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

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

遣人候問武。而收繫武副張勝。勝請降。律謂武曰。蘇

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

衛律說蘇武

馬畜休去聲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

以身膏去聲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今不聽吾計。

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白

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窖地絕不飲。去聲

食。寺天雨聲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低也。羝。羊也。曰

羝乳。去聲。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綱**雨去聲

白。離。之。強。曲。者。法。終。綱。目。一。而。已。也。

齧雪牧羝

雨白羝

綱監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三十一



綱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

敗降虜法書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

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

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

致受刑綱目前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

不足以及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

也目貳師見上出酒泉見上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

匈奴大圍之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

陷陳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詔

拜充國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

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見六卷楚人五

千人教射酒泉張掖見上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

師將輜重載衣物車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

力扼虎射石命也中去聲願得自當一隊見單于兵

毋令專鄉向貳師軍上曰吾發軍多無騎予以陵對

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

之陵於是出居延漢縣故城在陝西至浚稽山在匈奴

中與單于相值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去會軍候管

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

急攻陵軍南行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曰無面目報



司馬遷論  
李陵

陛下遂降。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也。喻釀成其禍。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踐也。戎馬之地，仰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券，弩弓也。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僕於天下，彼之不死

宜欲得當

如字

以報漢也

意欲於匈奴立功，而上以遷歸以當其破敗之罪。

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

稅中

下遷腐刑

宮刑也。男

繡衣直指使者

子幽閉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綱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

賊，明發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擊之，盡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譏之。

上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始

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

范昆等衣去聲繡衣，義見下文持節，見八卷三虎符，兵符也。見七卷九發

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

多至萬餘人，散亡復聚，無可奈何。於是作沉命法。沉沒

作沉命法



雋不疑戒暴勝之

也敢蔽匿盜日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謂指事而行無阿私也衣繡尊寵杖斧得專斷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聞郡人雋前上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名拜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

乎。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初權酒沽

○**綱** 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權角酒酤故○權水上橫木

民酤釀官自開置上獨取利下無○**書** 權酒始此作

由得有如道路設木為權因名焉○**法** 權酒始此作

○**綱**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

李陵家○**綱** 夏四月立子髡博為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

令死罪入贖

○**綱** 令死罪入贖書甚譏之也贖至死罪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

○**綱** 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見上卷

漢武帝 三



皇子弗陵生

鉤弋宮

堯母門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綱**丁亥三年春正月皇子弗陵生

**法書**以書危太子也

**綱**弗陵母曰河閒

**法書**今直隸河閒府趙捷接

于○婦官捷言接

居鉤弋宮

趙捷仔手可反屈

任平

身也。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

門曰堯母門。

司馬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綱**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法書**弗陵生。江充入太子之禍始此。

矣。故謹志之。

**綱**初充為趙王

名彭祖。景帝第八子。

客得罪。亡詣闕告。

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與語。大悅之。拜為直

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嘗從上甘泉。

二逢太子家使。即家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

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時貴戚近臣被舉。誠

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

聽。遂白上。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綱**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法書**立武始侯。昌為趙王。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大搜長安十日

漢武帝

三四



大索十日。二而巳。注秦皇見。上居建章宮。見上見。秦皇漢武一轍也。注八卷六。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司啓閉。發三輔。見二十二騎士搜上林。見上卷索長安。

出入。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古始起。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日巫執左道以亂

政惑人日蠱

綱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公孫有罪下獄死夷其

族。有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至奢淫父失教也獨非罪歟綱目不書敬聲而書賀其為人父

之戒。深矣賀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

時貴戚近臣被舉劾者許以錢贖罪輸入北軍凡數千萬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

大俠見上卷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

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

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長公私通祝畫詛阻去上

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綱以劉屈氂離

為左丞相綱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書元光五年書

是月陳皇后廢於是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閱三綱諸

邑今山東青州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見上衛伉皆坐

巫蠱上見死綱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

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釐討之據敗走湖皇后

大風發屋折木



衛氏及據皆自殺

法書殺使者白皇后發兵反綱發

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及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何耶充衛命治獄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請上自明遂自后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子者亦何顏自立於世況又母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

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

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衛曰漢家庶事

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耕制度後世無法

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

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

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

可以意曉之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病反謂平

其不平而反罪人辭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衛

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據倚仗也競欲構太子上與

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

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恨也文文與小黃門凡內侍初補曰小黃

蘇文官融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焉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



門宮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乃誅融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見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見十卷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歲神禍也在巫蠱見上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

江充治巫蠱

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充掘地求蠱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鼠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見上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見八卷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也國王父子

太子罵斬江充



見上。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兵。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見上。詔發三輔。見上。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放長安中都官。上林水司空。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命發兵安

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毆肆市人數萬。至長樂。宮名在西。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腰。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



壺關三老  
上書

出壺關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三老見九卷茂上書曰皇太子

為漢適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

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

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

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

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

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

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

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稅臣竊痛

之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

湖今河南河南府閩鄉縣閩音焚匿泉鳩里主人家常賣履以

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自經皇孫二人

皆并遇害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致堂胡氏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

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

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

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

博望苑

武帝十失

綱鑑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三八



明春秋首惡之義

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有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蠡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註音明春秋首惡之義史記為寧則豈有是哉。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四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五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武皇帝

**綱**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盧盧二音 族滅江充

家書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曷為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目吏民以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

綱鑑易知錄

卷十五

漢武帝

一



田千秋訟太子寬

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寬曰子弄父兵  
 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  
 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名見千秋謂曰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鴻臚也臚傳也所以  
 傳聲讚導賓客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光橋在西北橫門  
 外即中渭橋也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見上卷末天下聞而悲之

思子宮

歸來望思臺

屏山劉氏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武  
 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  
 訟太子寬是千秋逆意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閒而開說也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  
 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故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  
 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綱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見上卷二四 目 上欲浮海  
 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醵十餘  
 日乃還 綱 雍縣今陝西鳳翔 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  
 黑如黧衣黑子 綱 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

無雲如雷

隕石黑如黧

綱鑑易知錄 卷十五 漢武帝



士候神人者法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

罷方士其大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哉目上

耕于鉅定澤名在泰山東還幸泰山見卷八脩封禪見同祀明

堂見上卷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

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

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

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

士候神人蓬萊仙人之屬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

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

差雌可少病而已

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綱夏六月還宮綱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

過為搜粟都尉法書後丞相無不侯者不書常事也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

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

音也不遠之復言失之未遠能復於善目千秋無他材

也音也易復封初爻不遠復无祇悔

田千秋封富民侯趙過為搜粟都尉



能術學文無閱伐閱功勞古者人臣功有五品明特

以一言寤意太子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

桑弘羊言輪臺西域地名在車東有溉既田灌漑五

千頃百畝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

武帝下詔  
陳既往之  
悔

者詣田所墾田築亭望敵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常賦之外每

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去輪臺

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見上卷雖降其王

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

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乃

者貳師敗李廣利號二師將軍士死略離散死亡被

自離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

依深險處開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力本農脩馬復福令

復除也馬復者因養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

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惠富養民

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晦同三

代田



同畎。田中溝。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

輒附根。以土附根。深能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

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慾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紆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

殺鈞弋夫

綱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綱 殺鈞弋夫人趙氏。

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無罪

法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自有道矣。自

帝有是舉，拓跋氏至以爲置拓跋氏南北朝魏道武

家法入亦何樂於有子哉。置拓跋氏將立其子嗣

亦殺其母劉貴人。曰：吾遠遵漢目燕。今直隸王旦。帝

武爲長久計耳。自是以爲家法。目燕。順天府王旦。帝

子元狩六年。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

立爲燕王。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

乃斬其使。是歲鈞弋夫人之子弗陵。見上卷。年七歲

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

-5 225 35 895" data-label="Text">

猶與。同豫。見九卷二十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

綱鑑易知錄

卷十五

漢武帝

五



書周公圖  
賜霍光

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見

卷三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見三以賜光光去病之

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鈎弋夫人夫人脫簪珥見三卷

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宮中獄名夫人還顧帝

曰趣促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

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上聲其母

乎帝曰然是非兒曹輩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

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

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立子去母

必有飛聞  
賜死耳此  
為定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

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

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鈎弋

雖欲驕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

帝有以啓之耳

綱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

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

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發武帝平生謬

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日

碑桀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何以觀

也世變二月上幸五柞宮在西安府藍屋縣以宮有

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諱故云不諱誰當

武帝託孤  
一節甚明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見上日磾亦曰臣外國  
 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  
 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  
 弘羊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出則奉  
 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  
 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夜官名皆竊識至視  
 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  
 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弄戲也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  
 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  
 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宮名廄令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  
 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  
 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  
 帝崩

司馬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  
 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  
 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  
 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幸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



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長公主共去供

養省中即禁中光日殫桀共領尚書事日光輔幼主

政自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

相驚光召尚也主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

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

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綱三月葬茂陵上見

追尊鈞弋夫人為皇 綱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綱追尊鈞弋夫人為皇

太后起雲

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書譏違禮也始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

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綱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綱燕王旦見上謀反赦弗治黨

與皆伏誅書赦弗治何綱以雋不疑見上卷為京

兆尹今陝西西安府尹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上聲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

平反見上卷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

雋母



或無所出。母怒為去聲不食。故不疑為更嚴而不殘。**綱**

九月車騎將軍秬如侯金日磾卒。初武帝以日磾

捕反者馬何羅功後元元年武帝幸林光宮侍中僕射馬何羅謀逆日磾抱何羅投殿

下禽縛之遺詔封為秬今山東兗州府武縣有秬亭侯。日磾以帝少不

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

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臥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

**綱**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冰。

**綱**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綱**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

金日磾辭封

問民疾苦

振貸貧民

除民田租

祠鳳皇于東海

上官氏五歲立為后

**租**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幸昭初

**綱**丁酉三年冬十月遣祠鳳皇于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

書祠鳳皇病霍光也。有學術者不至是甚矣。自

霍光一開其端而宣帝以鳳皇書者六。皆譏也。

**綱**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婕妤上官氏為皇后。赦

帝年十二而后方五歲立后之幼未霍光女為上

官。築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納之宮中。

光以為尚幼不聽。蓋葛長公主帝姊蓋侯私近去聲子

客人之嘉稱丁外人安說稅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



雋不疑引  
經斷獄

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見十二卷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名安女入為婕妤。見上卷遂立為后。綱秋令民勿出馬。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綱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固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太子據衛后所生。故稱。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見下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會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春秋哀公二年

公卿當用  
有經術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衛太子得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解見下。胡氏斷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見上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西安人。姓成。名方。遂居湖。見同上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腰斬。

致堂胡氏曰。蒯聵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

綱鑑易知錄  
卷之五  
漢昭帝



春秋是軌  
非經旨

杜延年請  
行儉約

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瞶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刑矣不當以此令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綱**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書前書遣

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下書罷權酷官皆美之也**諫大夫**

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

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皆對願罷鹽鐵見上卷均輸見上卷官毋

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去聲

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

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綱**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

屬國書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初蘇武既徙北海

見上卷杖持也漢節見八卷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單于使李陵見同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足下

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

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

蘇武還自  
匈奴

節旄盡落

李陵說蘇  
武

綱鑑易知錄 卷十五 漢昭帝 十一



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  
 危不可知子卿武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  
 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  
 効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見上卷  
 之罪上通於天矣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  
 之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  
 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  
 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及馬  
 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於是陵置酒  
 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古未有  
紙書用

竹簡或用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平  
 漢世賁恕也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  
 乎曹柯之盟見四卷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見上卷三三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  
 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同官屬隨武還者九人  
 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  
主外國秩中二千石見下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畝百  
來附者為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  
 髮盡白



罷權酷官

致堂胡氏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綱秋七月罷權酷官見上卷罷權酷三三從賢良文學

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蒿去聲戶口減半霍光知

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

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綱辛丑元鳳元年秋七月晦日食既綱八月鄂邑長

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書於是主及且自殺耳

書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發元年書燕王旦謀反

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覆出為惡夫復何辭然且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綱上

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見上霍光不許長主鄂邑

長公主即蓋長公主見上七又九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

以帝兄不得立常懷咎望彘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

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

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習也郎羽林郎官羽林騎宿衛之士也

道上稱蹕見二十一擅調去聲益幕府見七卷校尉專權

上官桀等詐為燕王上書



昭帝年十四  
辨上宮  
桀之詐

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沐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  
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周公負成王之畫圖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  
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  
將軍冠貫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上曰將軍之往廣明長安東門都郎都肆郎也屬耳屬近也言  
是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  
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窮  
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  
臣先帝所屬祝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  
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  
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  
且以語去聲相平燕王且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桀素輕易車  
騎安為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背大  
王也且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  
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昌

漢昭帝 十四



啟素謹畏事乃移病移文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稱病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

**綱**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目**文學見上魏相對策以

魏相請擢韓延

二子能蓋前人之愆

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發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綱**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目書

之所勸也**目**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

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告白於天子而任用之安世為右將

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

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安世湯之

子延年周之子也

**綱**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書法

宣帝之**目**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有大石自起立上林苑

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

病已立宣帝名符節令眭為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

石立柳生

蟲食柳葉

眭弘上書



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綱丞相千秋卒。二月

以王訢為丞相。綱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

遣使作治。六日書書作治何。綱遣使誘樓蘭王安歸

殺之。書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

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為可。音誘誅見十。目

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匿卷二六。目

樓蘭。見上卷。王安歸數。胡。遮殺漢使駁馬監傅介子

使大宛。見上卷。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

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

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

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食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

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轉去聲。詣闕。縣。北

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除者名尉。為王更名其國

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侯。今河南汝寧

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

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

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

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

更名樓蘭為鄯善

綱目卷之五十五 漢昭帝



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置陳師鞠旅詩小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註雅篇辭鞠告也。

綱 乙巳五年夏大旱。冬大雷。丞相訢卒。

綱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法書自五年書於是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綱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眾星皆隨。

流星大如月

西行。法書武帝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大如月皆大異也。果踰月而國有大喪矣。

霍光立昌邑王

綱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法書賀善贊曰昭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命勿出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罷權酷官然

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矣哉。承皇后詔何不以專立君累光也。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胥羣臣欲

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

郎官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

考。文王長子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

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

安。京師卷十四賀昌邑哀王躄。見上卷之子素狂縱

王吉諫昌邑王

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

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



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休則俯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同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見王游戲無度，涕泣同膝行，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

龔遂諫昌邑王

王吉戒王

哉。願王內自揆度，鐸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去聲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發書馳赴。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王到霸上，霸水之西安府使遂參乘，見下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抑也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見十七卷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

龔遂戒王

洞監易知錄 卷十五 漢昭帝 十八



霍光廢昌邑王

田延年勸霍光廢立

向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  
綬襲尊號綱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綱昌邑王有罪大將  
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綱昌邑王已正尊位而猶書昌  
廢立非國家之得已以光之忠赤故武帝奉於託  
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  
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況其狂縱素著漢朝豈無一  
人不知其所為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  
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綱目儻不書昌昌  
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乎綱昌  
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滿以問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  
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夏侯勝諫王出遊

霍光益重經術士

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  
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複當  
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再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  
欲何之王怒縛勝屬祝吏光讓責安世以為泄語安  
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同範傳去聲。洪  
二九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皇君也中立而為四方之  
所取正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  
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見下大夫博士會議

綱鑑易知錄

卷之五

漢昭帝

十九



田延年按  
劍書霍光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  
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去席。按劍曰。先帝屬祝  
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也。今羣下鼎沸。費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  
以長有天下。中聲令平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  
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  
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漢以太常  
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  
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

承明殿。盛服坐武帳。

見三十三卷

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

祖。組。璽。綬也。

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送至邸。

見上十七

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

見十卷二十七

千戶。國除。為山陽郡。

今山東兗州府

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

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

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

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

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

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



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

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皇后宮名少府。職掌長信宮官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稟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霍光之宣帝

綱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書法不以專廢君累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

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上書光。目初衛率羣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

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孺子。生子進。號史皇孫。

以外家。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瘥也。

後改名詢。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上卷。太

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故廷

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

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命乳養。日再省視。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

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

丙吉謹養

綱鑑易知錄

漢昭帝

二二



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

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

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宮旁舍養視時

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

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

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

僕室裔夫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故亦云暴室獄其屬官有裔

夫一人。以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

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見上。復服中仲翁姓

張賀奉養宣帝

宣帝依倚許史

名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

徧三輔見三十一卷。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

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

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

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光

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

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

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光迎曾孫入未央

宮。見太后。即皇帝位。待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

丙吉奏記霍光

嚴延年劾奏霍光



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貞齊之後  
一八

瓊山丘氏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綱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綱冬十一月立皇后

許氏綱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

詔求微時  
故劍

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健行見上卷

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

為昌成君

致堂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懼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歟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也霍光

年壽四十二歲而崩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伴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綱戊申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

政不受法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

目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

霍光請歸



稽啓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請而已。春日朝。秋日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致堂胡氏曰。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問。間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自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已。忠

鳳凰集膠東

追謚戾太子悼考

於君者。皆不得達。同上。迷國。吝權。怙勢。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黨親。悉安。有沈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綱**夏四月地震。**綱**鳳凰集膠東。見九。救勿收田租。**賦**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赦亦誣矣。**綱**日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綱**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法**書於見。詔議。故皇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稟稟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曰。詔曰。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啓之也。



故皇太子在湖。見上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綱**名黃霸為廷尉正。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譏也。至帝始書黃霸于定國。帝亦可謂能恤刑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名以為廷尉正。數朔決疑獄。庭中稱平。

名黃霸為廷尉正

田廣明論  
田延年

**綱**已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目**昭帝之喪。大司農傲。酒去聲。債也。民車延年詐增傲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延年之字。言大事不成。見上。今縣官。卷七。出三十萬自乞。與也。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息心。動也。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



詔書不可用

牢獄遂自刎死。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目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去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

黃霸獄中從夏侯勝受尚書

霍顯弒皇后許氏

文始五行之舞。盛德舞采韶德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五行舞本周舞秦史名行。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耕冬，講論不怠。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目時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震也懷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同身若投毒藥



去上聲之成君即為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齋。八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蛤太醫大丸以飲去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獄吏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納其女入宮。

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閨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解射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

之累得乎

綱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在西安府城南南園。書西漢后不葬何不合葬也。故綱夏六月，丞相義蔡卒，以韋賢為

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綱以趙廣漢為京兆尹。目初

廣漢為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

漢為銛項同。銛如瓶，長頸小孔，簫斷竹受吏民

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耕相咎怨，姦黨散落，盜賊不

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見上廣漢尤善為鈞距。倒刺日距

鈞距如鈞鈎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得事情，閭里銖

銛管 鈞距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宣帝 二七



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摘伏如神伏摘挑也京兆政

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綱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法書立

書氏恒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

弒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光女書權在於

莽則以安漢公莽女書終綱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

及舉賢良方正之士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

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

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

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

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

誤相字於君前

試許后而立其女以卒咎微著見如此而不知

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

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

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綱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自上以地

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

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得相上亦以

是親信之嘗見現出道上語朝見出外以上聞而讓

也責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

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

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見上遷太子



鳳凰集北海

于定國迎師學春秋

太傅年九十卒。太后昭帝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

恩。見同上綱五月，鳳凰集北海。今山東青州府

綱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

日食。綱以于定國為廷尉。曰：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

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為廷尉，見二十五卷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

尉，民自以不冤。綱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霍光卒。綱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

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

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福其後世，除其賦

疇其爵邑。家世相傳為疇世無有所與。預復除其賦

致堂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首名器句，見宣帝亦有以啓之歟。註四卷十九

綱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綱魏相上封事，密奏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

魏相請任張安世

綱蓋易知錄

卷十五 漢宣帝

二九



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  
 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  
 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乃拜安  
 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綱鳳凰集魯今山東  
 曲阜縣大赦法書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綱以霍山為  
 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法書特筆  
 相給事中而幾事皆得以燕見言之矣故劉章入宿  
 衛而呂氏之柄分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綱目  
 皆特註音劉章見目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  
 山為樂平縣名故城在山東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

書事魏相因許廣漢見上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春秋  
 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  
 者世世尹氏也秉政惡宋三世為大夫信公二十五  
 久必奪君之威權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  
 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三世內娶故  
 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卒生篡弒故君子惡之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兒子  
 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  
 通籍名籍也長信宮皇后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  
 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  
 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自去副封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丙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即許自廣漢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賞賜及其子孫及拜刺史守相部刺史郡守國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

良二千石

我其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郡守國相俸千石月百五十斛又有中二千石中滿也月百八十斛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朔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選用嘗蒙增秩賜金進爵所旌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漢世良吏表於是為盛者稱中興焉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297